

新疆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周原甲骨文字研究--从字素的角度考察

姓名：毕晓净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汉语言文字

指导教师：郝茂

2006-06-07

中文摘要

周原甲骨文是商末周初历史时期人们曾经使用过的古文字。

由于周原甲骨文处于殷商甲骨文与西周金文两个阶段的中间环节，所以它在汉字从殷商甲骨文向西周金文的演变中，起着枢纽性的过渡作用。

本文对于周原甲骨文字的研究，是以字素理论为基础、并以字素为切入点，来驾驭整个材料的。全文从周原甲骨文中的传承字和新出字的全面清理入手，进而考论了《说文解字》对传承字和新出字的著录。然后通过殷商甲骨文与周原甲骨文的历时对比，从造字方法，表词方式，结构类型等不同角度对周原甲骨文进行分析，试图对周原甲骨文的特点进行展示，期望从一个侧面展示汉字发展演变的轨迹，并揭示汉字演变的客观规律及发展趋向。

在对本文的论述过程中，笔者尤其注重量化方法在文字学这门传统学科中的运用，诸如周原甲骨文字的结构类型和新出字的造字法等等，笔者都尽可能地在相应的章节中作了量化说明。

Abstract

Zhou Yuan Jia Gu was used during the final stage of Sha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 Dynasty.

Zhou Yuan Jia Gu played a transition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Ying Shang Jia Gu to Xi Zhou Jia Gu , because it linked Zhou Yuan Jia Gu with Ying Shang Jia Gu.

The thesis researching into Zhou Yuan Jia Gu manages the whole material based on theory of structure component——initial point .The content of the essay starts with arranging the inherent words and the newly coined words in groups. Furthermore, it demonstrates them in “Shuo Wen Jie Zi”.Then after comparing Yin Shang Jia Gu with Zhou Yuan Jia Gu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by analyzing Zhou Yuan Jia Gu in different ways on Coining Chinese Characters, word formation and structured type etc, we try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ou Yuan Jia Gu , display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way, and expose objective law and developing tendency.

During the exposition, the writer pays much attention to utility of quanting theor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for instance, the structural type, the newly Coi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o on. Author try her best to have quantized statement in the respective units.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新疆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经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毕晓净

签字日期： 2006 年 6 月 8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新疆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写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毕 晓 净

导师签名：郝 茂

签字日期：2006 年 6 月 8 日

签字日期：2006 年 6 月 9 日

综 述

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周原甲骨文是指商末周初这段历史时期内人们曾经使用过的古文字。

汉字自产生至今，其形体在历代都有所变化。目前，我们可以对古汉字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的出土资料，首推殷商甲骨文与西周金文。而构成这两个阶段的中间环节的，则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于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甲骨文。周原甲骨文的发现是西周甲骨文最重要的发现。周原甲骨的出土，不仅丰富了甲骨学的内容，而且增大了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学中的比重，使过去零星出土的西周甲骨与周原甲骨共同构筑了西周甲骨的特点，特征。由于周原甲骨文处于殷商中期的甲骨文与西周早期金文这两个阶段的中间环节上，所以它在汉字从殷墟甲骨文向西周金文的演变中，起着枢纽性的过渡作用。总之，周原甲骨的出土与研究不仅使我们可以从微观上考察商周易代之际汉字形体的演变，它也将为我们搞清商末周初这段历史添砖加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以周原甲骨文为研究对象，以字素为切入点，通过殷墟甲骨文与周原甲骨文的历时对比，从造字方法，表词方式，结构类型等不同角度对周原甲骨文进行分析，试图对周原甲骨文的特点进行展示，期望从一个侧面展示汉字发展演变的轨迹，并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及趋向等。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动态、趋势：

一、出土情况

1977 年和 1979 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一带发现了成批甲骨。1977 年在凤雏村南西南甲组宫殿遗址的西厢二号房内窖穴 H11 及 H31 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卜甲，卜骨等。对已经清洗出的二百九十余片有字的卜甲，已将其中一部分字数较多，内容较为重要的甲骨陆续用摹本及照片发表。承载周原甲骨文字的质料除了卜甲、卜骨外，还有石、陶、蚌、等质的器物。周原甲骨文大部分是卜辞，这些卜辞大多为祭祀辞和记事卜辞，也有一些是由数字组成的“筮数”有的学者称它们为“八卦”，等。周原甲骨见于记录的发现是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破。由于周原成批甲骨的发现和资料的陆续公布，使得周原甲骨在考古，历史，艺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研究颇为活跃。

二、研究状况

有关周原甲骨文的研究现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1、 历史文化诸方面的研究

周原甲骨文的出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和历史文化诸方面相关的论述文章有七十多篇。

学者们对周原甲骨文中载有殷王先祖名号等的那部分卜辞的族属问题很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载有殷王先祖名号的这部分周原甲骨文是商人的，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这部分周原甲骨文是周人的等。和周原甲骨家族属问题相关的讨论文章有：李学勤的《周原卜辞选释》认为“H11:84”和“H11:112”等卜辞皆为殷之末代帝王商纣所卜，因为它们皆有祭祀大甲和成汤的内容。但是，后来通过殷周甲骨的对比，李学勤在《续论西周甲骨》中说：“它们的卜法是周人系统的，又有两片提到‘方伯’，所以我们还是把它们划为周的卜辞”。徐中舒的《周原甲骨初论》论证了周文化的两个来源——姬姓族来源于东部的光社文化，姜姓来源于西部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并结合周原甲骨文，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论证了文王的时代的殷周关系，指出“周原甲骨凡称王的卜辞，皆指文王而言”，当时殷周关系稳定，周原甲骨文应出于殷人之手。然而杨升南的《周原甲骨族属考辨》认为这组周原甲骨兼具商、周两族甲骨的特点，若把它们仅仅归于商人或周人的甲骨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种现象。所以作者主张应跳出把这几片甲骨的产生和制作仅归于某一族的圈子，而从另外的角度去进行思考，以揭开其包含有两种特点的奥秘。讨论周原甲骨文属周属商问题的论文还有：高明《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考古与文物》1984年5期），王晖《从齐礼，夷礼与周礼之别看周原甲骨属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王晖《周原甲骨属性与商周之际祭礼的变化》（《历史研究》1998年3期），王宇信《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争议》（《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等等。

讨论商周关系的文章有：徐锡台的《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一文中提出：“第1号卜甲载‘王其邵祭成唐’，是周文王祭祀成汤，这反映了周与殷的密切关系”；又说：“84号卜甲是周王祭祀太甲，祈其祐福，这与文献记载的诸侯咸归殷可互为印证。所以说，周在灭商前与商王室的关系，是君臣之间的一种关系，绝不是什么互不相属的“平定联盟”。相关的文章还有：田昌五的《周原出土甲骨文中反映的商周关系》（《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范毓周的《讨论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史学月刊》1981年1期）等。

对周原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的文章有：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载《文物》1979年第10期）的简报将周原甲骨分为武王灭商前，灭商后二期。徐锡台的《周原甲骨家族属及时代的探讨》认为周原甲骨卜辞是周王室的产品，并将周原甲骨分为二期：王季晚期至文王中期；文王晚期至周公摄政时期，等。

一些周原甲骨上的字体纤细，笔道如头发丝，小如粟米，是我国微雕艺术之祖，为书法史、微雕史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史料等。相关的讨论文章有：刘亮的《我国最早的微型刻字 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载《书法》1984年4期），曲儒的《周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微型刻字》（载《陕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等。



在天文历法方面进行讨论的文章有：徐锡台的《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此外，对西周早期卦形等方面讨论的文章有：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探源 周原卜甲上卦画初探》（载《中国哲学》第三辑，1980年），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探源 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画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12月）等。

另外，还有对周原甲骨文辞例等其它方面进行探索的文章，兹不赘述。

2、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出土周原甲骨文对历史文化诸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有关资料一经公布，便即刻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单就同语言文字直接相关的研究来讲，大致有周原甲骨文字的释读等方面。

出土周原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其他各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基础。与殷墟甲骨文等古文相比，周原甲骨文字一般不难辨识，这是因为殷甲、周甲、西周金文等一脉相承。但仍有一些字难以辨认，所以有关释文及讨论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有些是对周原甲骨文的整篇释读：徐锡台的《周原出土卜辞试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孙斌来的《对两篇周原卜辞的试读》（《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徐锡台《周原卜辞十篇选释及断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1980，中华书局）等。

有些是对个别字的考释：有裘锡圭的《释西周甲骨文的字》（载《香港第三届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10月），徐锡台的《试释周原卜辞中的“”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张玉金的《周原甲骨文“凶字释义”》（殷都学刊2000）等

自周原甲骨文问世以来，学人的研究侧重材料的史学研究，如甲骨的族属、商周关系、甲骨的断代等方面，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周原甲骨文字的诠释，而从文字学理论的角度，探讨其特点和规律的专文比较少。



周原甲骨文字研究



——从字素的角度考察

1. 绪论

1.1 字素概说

“字素是构成汉字的结构要素，是形与音义结合的最小造字单位。”¹由此可见，汉字的字素是作为构成汉字的结构成分被提出来的，并严格地受着汉字特性的制约。周原甲骨文的字素也不例外，它是构成周原甲骨文字的结构成分，是周原甲骨文字中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最小的造字单位。一般来说，汉字的结构成分可分为独体和合体两种。独体是由一个结构成分充当，不能再作进一步拆分的一个字。需要注意的是：字素和独体字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两个概念。因为字素是处于构成汉字的基本结构成分的平面上，而独体字则处于汉字的结构平面上。可见，它们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然而，字素和独体字又是相互包含的：当独体字作为构成汉字的其中一个结构成分时，就是字素，当它作为构成汉字的唯一的一个结构成分时就是独体字，也就是说，独体字同时具有生成和被生成的两重性。经考察，已确知周原甲骨文中独体字共 70 个，约占 221 个周原甲骨文字总数的 31.67%。从字素的角度来说，这些独体字都是由一个结构要素构成的单素字，无疑都是最小的形与音义的结合体，它们成为周原甲骨文字素的基础，但并不是周原甲骨文字素的全部。

如果按照字素的造字功能分，那么周原甲骨文字素可分为两大类，即具有独立造字功能的字素和具有依附造字功能的字素。这两类字素都是周原甲骨文字造字的基本成分，所以又可以称为“基本字素”。²依附造字功能的字素不能单独创造周原甲骨文字，而往往要依附于其他字素共同创造周原甲骨文复素字。由于不能单独成字，只在合体字中充当表意的结构成分，所以我们无法验证其音义关系，也就是说，它的音并不是语言的语素固有的音，而是后人为称说之便赋予的，对于这类字素，我们称之为“准字素”。³例如：（事）所从，（牢）所从，等。

“有一种与字素不同的构形成分，它不具备形与音义相统一的特性，更不能单独构成新字，只属于依附于字素形体的缀符。进一步分析，这种缀符在造字过程中具有别音别义的功能，这就是字缀。”⁴例如“又”字附以字缀产生了带字缀的字素“父”， (h11:11)；“木”字附以字缀产生了带字缀的字素“未”， (h11:113)。

字缀与字素不属于同一结构平面。因为字缀是对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意义的虚拟，它不是物象的实指，所以虚拟与实指是区分字缀与字素的重要标准。

¹李玲璞《说文解字》1993 年 5 期

²关于“基本字素”的定义参照李圃《甲骨文字学》第二章，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

³关于“准字素”的概念，参见李圃《甲骨文字学》第二章，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

⁴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63 页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依附于字素的笔画形态都是字缀，只具备了别音别义功能的缀符才能称为字缀。

通常情况下所谈到的字素，应当是指从周原甲骨文字中离析出来的形与音义相统一的造字字素。而我们把汉字在组构过程中，始终以相对独立的单一结构形式处于直接显示语素音或义层面上的构字单位称为稳性字素。⁵稳性字素是构成汉字的最小功能客体。一个稳性字素在特定的汉字组构中总是表意、或表音、或音义兼表。例如：“武”字是由“戈”、“止”两个稳性字素组构并会合“征伐”之意；“休”字则是由“人”、“木”两个稳性字素组构而成并会合“歇息”之意，等。

稳性字素在整字的上位层面是直接语素音义相对应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具有表音、表意功能的结构成分也处于整字的上位层面直接与语素音义相对应，这种结构成分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静态字素临时组合而成。对这种临时组合而成的新的字素，我们称之为活性字素。⁶由此可见，活性字素一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稳性字素临时组合而成，并且活性字素的构成严格地受着所造字的结构关系和结构层次的制约。

殷墟甲骨文字和周原甲骨文字都处于成体系的文字的初期阶段，所以活性字素不是很发达。但是，到了后来的秦汉时期等，由于汉字的体系相当完备，随之，这种活性字素也大量出现。

廓清字素、准字素、字缀、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的概念，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合理的对周原甲骨文字进行整字分析，从而总结出周原甲骨文字的特性等。

1.2 本文的研究材料和方法

笔者对周原甲骨文研究的材料范围是出土器物（石、陶、蚌、骨、甲等）上的契刻周原甲骨文字，主要依据曹玮的《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除14个周原甲骨文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没进行考察外，本文统计的217个周原甲骨文源于此书）。并参考了徐锡台的《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6年6月）（本文统计的4个周原甲骨文源于此书）。曹玮的《周原甲骨文》是一部西周甲骨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重新对周原出土的每一片甲骨进行照相，并将某些卜甲、卜骨等上的文字部分进行局部放大，而且本书所收放大甲骨均为彩色照相，字迹较为清晰，真实感强，具有权威性。

文字研究最首要的是对字形结构的研究。本文以字素理论为基础，驾驭整个材料。从分析周原甲骨文字整字入手，通过对甲骨文等商周古文字进行历时考察，按照结构成分的历时对应，将所有周原甲骨文划归为传承字和新出字两大类，而新出字根据有无古今字的对应关系进一步划分为新构字和新增字，从而有序地归并整理成《周原甲骨文字形分类参照表》，然后作具体地量化分析统计，并考察传承字和新出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著录情况等，从中探寻传承字得以传承的原因等。总之，本文从不同角度对周原甲骨文字进行分析从而探寻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及趋向等。

⁵关于“稳性字素”的定义参照李圃《甲骨文字学》第二章，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⁶（同上5）

2 · 周原甲骨文字中的传承字与新出字

2.1 传承字与新出字的界定：

我们称在周原甲骨文字书写年代之前的古文字中已具有相同字素的周原甲骨文字为传承字；⁷称在周原甲骨文字书写年代之前的古文字还没有出现的同构者的周原甲骨文字为新出字。⁸

选定周原甲骨文字的正体，使之与殷墟甲骨文字进行对比。选定正体我们遵循这样的原则：选择最容易体现形体的表词功能，使用频率又相对较高的字形作为代表。选择了周原甲骨文字的正体，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准，利用相关工具书⁹，对选出的字形进行逐一分析，考其源流等。

2.2 周原甲骨文字中的传承字的分期

在进行历时对比的过程中，对于和周原甲骨文对应的殷墟甲骨文同构字形，我们根据董作宾先生五期断代法对殷商甲骨文进行分期。即：第一期为武丁时期，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武丁、文丁时期，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本文按照同构字形出现的时间前后把传承字分为五类，并进行量化统计。在我们调查的 221 个单字中，传承字共有 134 字，占总字数的 60.63%，字量大于新出字，其中，除几个字与周原甲骨文字同构的殷商甲骨文字尚不能明确划归某期以外，有 106 个字初见于一期，3 个字初见于一二期，14 个字初见于一三期，2 个字初见于一四期，6 个字初见于一五期。（见表 1）

⁷关于传承字的定义最早见于郝茂的《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 16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⁸关于新出字的定义最早见于郝茂的《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 16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⁹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 年。

李 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 年版。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出版，1996 年。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 年。

崔恒升《简明甲骨文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郝 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影印，2003 年。

宗福邦 萧海波 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 年。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2004 年。

许慎（汉）撰 段玉裁（清）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 周原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同构统计表

分期	例 字			同构 字量
	周原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	今字	
第一期	 H11 : 128  H11 : 2  H11 : 42  H11 : 69	 一期前一·六·一  一期八九九五  一期合集一三四  九〇  一期甲三一〇四	己 月 邑 任	106
第二期	 H11 : 1  H11 : 1  H11 : 1	 二期合集二三一  〇六  二期存二·六二  〇  二期前四·三  三·二	王 祭 血	3
第三期	 Fq4  H11 : 45  H11 : 1  H11 : 16	 三期粹九四三  三期甲一七七八  三期甲五〇七  三期粹一六四	马 公 用	14
第四期	 H11 : 57+155+163  H11 : 113	 四期粹五九七  四期佚二〇九	中 未	2
第五期	 H11 : 133  H11 : 3  H11 : 8  H11 : 3	 五期合集三五四  二六  五期前二·一一五  五期粹九〇七  五期前二·一  二·四	才 衣 西 帛	6

统观殷商甲骨文字，从第一期到第五期表示同一语素的字形结构大体上变化并不大，后期殷商

甲骨文中表示不同语素的新增字数也不多,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周原甲骨文与殷商甲骨文的同构字大部分主要集中在第一期,其次是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而且,从字体结构来看,周原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两者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它们都属于方块字,仅仅是在字形与刻写方面略有区别。总之,时代越久远,周原甲骨文中的传承字就越集中,尤其是周原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的同构字量,反映出相当数量的周原甲骨文字形从殷商时起,乃至到了后来的春秋金文等就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结构变化,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字形传承关系。

2.3 周原甲骨文字中的新出字

2.3.1 新构字与新增字概念之界定

新构字¹⁰是指在时代早于周原甲骨文的出土古文字资料中具有同表某一字义的异构字形,二者能够形成古今字对当关系的周原甲骨文字,这里也包括与周原甲骨文字正体异构的字形,它们构成异体字的关系。

新增字¹¹是指在对周原甲骨文字字形的历时调查中,许多周原甲骨文字在殷商时期既无相互对应的同构字形,也不见同表某一字义的异构字形,我们称这类新出字为新增字。

2.3.2 新出字中造字法的归纳


本节这部分着重探讨商末周初时期周原甲骨文字的造字方法。周原甲骨文造字方法是建立在字素的特性以及字素组合关系的基础之上,是对由字素构成新出字这一质变过程进行描写的。作为动性载体的各种造字方法不仅适用于殷商甲骨文字,也适用于后代一切汉字的分析。周原甲骨文字作为商末周初时代的文化载体,离我们今天已经数千年了。要了解商末周初这一时段的历史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结构方式的分析,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汉字的造字表词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汉字的造字表词问题,就必须对文化载体周原甲骨文字的造字方法作深入的研究,因为各种造字方法都从不同侧面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先民的思想意识形态,诸如天道观、宇宙观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内涵。商末周初时期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通过动性载体——周原甲骨文字及其造字方法流传至今的。可以说,古代文化层面和造字方法的研究,是正确了解古代汉字的两个关键性要素。

传承字的字形结构产生于周原甲骨文字之前,因此它不作为周原甲骨文字造字分析的对象。新出字中新增字的增设和新构字对以往的改造总体上反映的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系统功能的优化。

根据字素组构周原甲骨文字的不同方式,我们对周原甲骨文新出字作了穷尽性的调查,归纳出周原甲骨文字造字方法共五种。它们是独素造字,合素造字,更素造字,加素造字和省素造字。

2.3.2.1 独素造字

“独素造字是以单个的字素来独立创造新字的造字方法。”¹²这种造字法多取象于实物,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形象的描摹,从而以形象化的符号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了语素的意义。独素字是由唯一的一个字素构成的字,所以也可以把独素字称为单素字。经考察,周原甲骨文中共有3个独素字:




“巢”字,周原甲骨文通体作“”(h11:110)。《说文》:“巢,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作为字素,它既不作为传承字的构字成分,周原甲骨文中也不见其以字素的身份组构新





¹⁰关于新构字的定义参照了郝茂的《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28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¹¹关于新增字的定义参照了郝茂的《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3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¹²见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五章101页

出字，因此，从构字成分的角度来观察“巢”应当是周原甲骨文中的新出字素。


“畢”字，周原甲骨文作“”(h11:86)。《说文》：“畢，田罔也。从，象畢形，微也。或曰田声。”段玉裁据《韵会》改作“田网也。从田、从，象形。或曰田声。”“畢”为周原甲骨文新增字。作为字素，它既不作为传承字的构字成分，也不见其以字素的身份组构新出字。因此，从构字成分的角度来观察“畢”应当是周原甲骨文中的新出字素。


“ナ”字周原甲骨文作“”(h11:82)。《说文》：“ナ，手也，象形。”周原甲骨文中“ナ”为新增字，但它同时又作为构字成分组构了周原甲骨文传承字如“友”，周原甲骨文作“”(h11:259)。“ナ”字在周原甲骨文中也参构了新增字“”，周原甲骨文作“”(h11:21)。可见周原甲骨文中“ナ”虽然是个新增字，却不是个新出字素。





只有那些划归为新增字的独素字才能认定它的产生采用了独素造字法。随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扩展，对于那些采用了独素造字法而又不作为周原甲骨文新出字素的独素字，它们的对应字形是有可能在早于周原甲骨文的古文字材料中复现的。如果出现了与之相对应的早期独素字，从我们对传承字与新出字分类的体例来看，这些周原甲骨文独素字便会归为传承字，那么也就意味着该周原甲骨文不再属于周原甲骨文新增字，也就不应是独素造字法所讨论的范围了。

2.3.2.2 合素造字


“合素造字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素在上位层面上一次性合成一个新字的造字方法。”¹³合素字中的字素虽然仍旧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象形意味和所表示的事物的内涵，但是，合成后的新字所表示的是字素与字素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意义，而不是字素与字素意义之间的简单相加。因为新增字和新构字都可以运用这种造字方法创造新字，所以这种造字方法在周原甲骨文中运用的非常频繁，而且运用这种造字方法组构的周原甲骨文数量也是最大的。下面我们来看运用合素造字法组构的例字：

“夜”字，周原甲骨文作“”(h11:56)，该字是稳性字素与稳性字素的合成。《说文 夕部》：“夕，莫也。从月半见”。《说文 亦部》：“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这里，字素“夕”与“亦”合素会意，它们处于整字的上位层面，在整字的组构中保留着各自的直觉形象所反映的意义范畴。但所构整字的整体功能并不等同于字素与字素的简单相加，字素之间的合成反映的是一种具有新质的关系意义。《说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如果从表词功能来看，“夕”直接同语素的意义发生联系，“亦”直接同语素的读音发生联系，整字“夜”为形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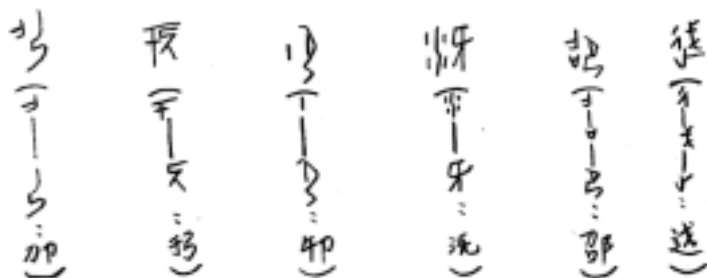
“守”字，周原甲骨文作“”(h11:34)，该周原甲骨文是由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在共时断面上的合成。《说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说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又从一。”由此可见，“宀”为稳性字素，“寸”为活性字素。如果从表词功能来看，“守”是个会意字，字素之间汇合成意，来表示一个新的语素意义。

“指”字，周原甲骨文作“”(h11:108)，该字是由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在共时断面上的合成。《说文》：“旨，美也，从甘匕声。”古文旨。“”，古文旨。《说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下象其根。”王筠释例：“木固全体象形字也。象干，上扬者枝叶，下注者

¹³见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五章 103 页





根株，只统言象形可矣，分疏则谬。”由此可见，作为结构成分的“木”是一个稳性字素。“旨，从甘匕声”，为活性字素。如果从表词功能来看，“木”直接同语素的意义发生联系，“旨”直接同语素的读音发生联系，整字“”为形声字。



以上各例的合素字都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素的组合来显示字素与字素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意义。由此可见，凡是合素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表词的特点。下面我们再罗列一些周原甲骨文合素字：



2.3.2.3 更素造字

“更素造字法是通过更换原复素字中某一字素来创造新字的造字方法。”¹⁴这种造字方法我们是通过古今字之间字素的更替来对新造字作出判定的。所以运用这种造字法创制的周原甲骨文字一般只出现在新构字当中。可以这样说，更素造字法是人们对造字表词过程中已有汉字表词内涵的调整和完善。凡是运用替换原字中的字素创造新字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字，我们称之为更素字。下面我们举几个运用更素造字法创造新字的字例：

“牢”字。殷墟甲骨文有“”(一期甲二六九八)，由两个稳性字素“”和“羊”结构而成。而周原甲骨文作“”(h11:133)，亦由两个稳性字素“”和“牛”结构而成，该字周原甲骨文数见，均从此作。周原甲骨文是以稳性字素“牛”对殷商甲骨文稳性字素“羊”进行了更换。作为整字，此二形互为异体，但《说文》只著录“牢”字，《说为》：“牢，闲养牛马圈也，从羊冬省取其四周币也。”

“牲”字。殷墟甲骨文作“”(一期天五三)，从羊，生声。周原甲骨文则作“”(h11:42)，从牛，生声。这里，周原甲骨文是以声素的更替来创造异体字。《说文》只著录周原甲骨文的写法。




我们再罗列几个周原甲骨文更素字：




















¹⁴见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五章 105 页








2.3.2.4 加素造字

“加素造字法是以原字为造字字素而另加字素创造新字的造字方法。”¹⁵运用这种方法创制出来的新字，我们称之为加素字，周原甲骨文中的加素字所增加的字素一般都是义素，也有一些是声素。所增加的字素不管是义素还是声素，都是对已有的汉字表词内涵的补充和限定。运用这种造字法创制的周原甲骨文字一般只出现在新构字当中。下面我们来看运用加素造字法组构的例字：

“祠”字，殷墟甲骨文作“”（一期乙二二七四），本义表示掌管、主持。《说文》：“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周原甲骨文作“”（h11:117），呈左右结构。《说文》：“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祠”的造字方法是以初文独素字“”为声素，添加充任义素的稳性字素“示”，创制了一个新的形声字。







“後”字，于省吾“甲骨文字作或，《甲骨文编》附录于部，并谓：“从从，《说文》所无。”（《甲骨文字释林》于省吾主编）段注：“者小也，小而行迟，后可知矣，故从，会意。”“”字的造字本义，还须待考。周原甲骨文添加字素“”作“”（h11:83）。《说文》：“後，迟也。从省，後也。”按即後字初文，从作乃后起字，因此“”与“後”构成古今字关系。




下面我们再罗列几个周原甲骨文字中的加素字：

（，「師」的初文）+ （彳）：師（師）
（用，「用」的初文）+ （口）：用（用）
（追，「追」的初文）+ （彳）：追（追）

2.3.2.5 省素造字

“省素造字法是通过减省复素字中的某一字素或字素的某一部分而创制新字的造字方法。”¹⁶这种造字方法着眼于古今字形的历时比较。运用这种造字法创制的新字一般只出现在新构字当中。显而易见，这种造字法给人们的书写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与此同时，字素的减省，有时会或多或少地给字形与语素意义的对应带来干扰，从而使得既有汉字的表词功能下降。在我们统计的周原甲骨文新构字当中，只有两个字运用了这种造字法，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说明。

“蒿”字，殷墟甲骨文作“”（五期甲三九四零），从二，高，繁草也。周原甲骨文作“”（h11:117），《说文》：“蒿，也。从，高聲。”其中一个稳性字素“”被减省去。

有些字素由减省而纠连，最终将原本由两个以上的字素构成的复素字讹合为一体，无法拆分，成了独素字。这些新构字的独素字，也可以看作采用了省素造字法。例如：“车”字，殷墟甲骨文作“”（一期佚九八零）。《说文》：“車，輿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象形，，籀文車。”段玉裁注：“谓象两轮，一轴，一輿之形。此篆横视之乃得。”周原甲骨文作“”。周原甲骨文由减省而讹合为一体，以新造独素字的整体与语素音义相对应。

周原甲骨文字处于商末周初历史阶段，省素造字方法的能产性体现的不是很充分，到了秦汉时

¹⁵见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五章 106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¹⁶见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第五章 108 页

期，省素造字方法才显现出它的能产性。当然，也有些造字方法在殷商、周初甲骨文时代就已基本定型化，如独素造字方法等，古今变化不大。

2.3.3 新出字各类造字法的能产性比较

经统计，周原甲骨文中的新增字共 61 个，新增字占新出字总数的 70.11%。周原甲骨文中的新增字主要是采用独素造字法和合素造字法创造出来的，其中，周原甲骨文新增独素字仅 3 例，其余新增字都是字素与字素的共时组构，采用的都是合素造字法。本部分试图通过周原甲骨文新增字造字法的量化统计来说明在周原甲骨文新增字造字法中最具有能产性的就是合素造字法。其实，在汉字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阶段，乃至到了今天，新增字造字法中最具能产性的也就是合素造字法。

新构字主要是运用更素造字法、加素造字法、省素造字法这三种造字法创造的。各占比例大约为：更素造字法占新构字的 18.39%，加素造字法占新构字的 9.20%，省素造字法占新构字的 2.30%。这组量化数据说明：在创制周原甲骨文新构字方面，更素造字法是最为能产的手段，周原甲骨文新构字中采用的增添字素的组构途径则为其次，而省素造字法却不是创造周原甲骨文新构字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一般来说周原甲骨文新构字在字形上具有古今相承的嬗变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周原甲骨文在殷商甲骨文向西周金文的演变过程中起着枢纽性的过渡作用。

2.4 传承字和新出字在《说文》中的著录情况

许慎的《说文解字》不仅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而且也收录了异于小篆的部分籀文和古文，因此是我们研究周原甲骨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如果将周原甲骨文字的传承字和新出字在《说文》中的著录情况进行量化统计，那么就能说明周原甲骨文字异形的程度，从而帮助我们加深对周原甲骨文字的认识。

2.4.1 传承字在《说文》中的著录情况

经统计，周原甲骨文字的主体传承字有 121 个字著录于《说文》，其中有 90 个传承字与《说文》小篆同构，而《说文》小篆和西周春秋文字一脉相承，这说明古汉字的主体部分一直保持着汉字历时的构字理据，即使古汉字发展演变到汉隶，楷书阶段，通过借助字形的历时对应，我们发现汉字的主体部分依然呈现出古今一脉相承的构字理据。

2.4.2 新出字在《说文》中的著录情况。

经统计，周原甲骨文字的新出字有 34 个字著录于《说文》，其中有 19 个新出字与《说文》小篆同构。




3 · 周原甲骨文字表词方式的平面描写



3.1 表词方式的基本类型



表词方式¹⁷是指字素显示语素音义的方式,它通过对周原甲骨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去揭示各类周原甲骨文字是运用什么样的方式显示语素的音与义的。这里所说的形体结构的分析,是指对已经创造出来的周原甲骨文字的平面结构进行分析归类,因而属于静态的描写。虽然汉字是分层次组构而成,但字素与语素音义的对应功能却是体现在上位层面的结构关系中的,因而表词方式的描写不包括整字的下位层次,它的着眼点是对整字构形理据的一次性切分,属于横向的平面拆分。在这里我们要对“上位层次”、“下位层次”的概念进行界定。复素字的结构层次可分为上位层次和下位层次两类。上位层次是复素字的最大层次,也是复素字内部稳性字素与稳性字素、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活性字素与活性字素之间的最大层次,因此,“上位层次”具有直接显示语素义(包括音)的作用,即所体现的关系意义同所代表的语素的概括意义是一致的。“下位层次”是复素字中活性字素内部的结构层次,它与上位层次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因此,下位层次只有间接显示语素义(包括音)的作用。经考察,可供表词方式分析的周原甲骨文共 121 字,根据上位层次字素功能的组合方式,可以把周原甲骨文文字归纳为象形表词、指事表词、形意表词、会意表词、意音表词等五类表词方式。

3.1.1 象形表词

象形表词方式是以简捷概括的写意笔法来描绘人或事物的轮廓,通常以人或事物之形,来表示人或事物之名。与传统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诂诂”的象形字类似。


“巢”字,周原甲骨文作“”(h11:110),辞例:“征巢”(H11:110)。《说文》“巢,鸟在木上曰巢,在穴上曰窠。从木象形。”徐锴系传:“臼,巢形也; ,三鸟也。”按:臼为  之讹变,象鸟巢形。

“隹”字,殷墟甲骨文作“”(五期甲三四九),周原甲骨文作“”(h11:53),与殷墟甲骨文同。辞例:“隹二”(H11:39)。《说文》:“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






“又”字,殷墟甲骨文作“”(一期京二二一六),周原甲骨文作“”(h11:1),与殷墟甲骨文同。辞例:其又大乍其……”(H11:12)。《说文》:“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过三也”。高鸿缙《中国字例》:“字原象右手形,手本五指,作三者,古人皆以人表多。后借为又再之又,乃通假右助之右以代之”。


3.1.2 指事表词

指事表词方式是在具体事物形象描摹的基础上,增加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符号(字缀),而这些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符号在表词中往往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们代表着词义的指向,采用这类表词方式的周原甲骨文称为指事字。这类表词方式一般只见于独素字。

“月”字,周原甲骨文作“”(h11:2),辞例:“隹四月”(H11:40)。《说文》:“月,缺也,大阴之精,象形”。徐灏注笺:“古文,钟鼎文象上下弦之形,日象圆形,故月象其缺也”。在这里,


¹⁷关于表词方式的定义参考了郝茂的《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是月缺的形象。添加字缀  表月亮是同日相对的光体，而让不加字缀的  (夕) 专表夜晚的夕。这样一来  (月) 同  (夕) 就区别开来了。



“日”字，周原甲骨文作“ ”(h11:112)，辞例：……贞王翌日……(H11:112)《说文》：“日，实也，太阳只精不亏，从口、一，象形。”在这里，口是太阳的形象。添加字缀一表示太阳是个发光的实体。

3.1.3 形意表词

这类表词方式的特点是：周原甲骨文的形体特征和传统的所谓象形字相似，即构形同样是以简捷概括的写意笔法来描绘人或事物的轮廓。可以这样说，这类字既具有象形的一部分特点，但是又同象形、会意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类字的突出特点是要求人们凭借一个独立的形象去领会一种新的关系意义。


“王”字，周原甲骨文作“ ”(h11:3)，辞例：“王唯田至于帛……”(H11:3)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对“王”的解释是：[解字]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释义]一、先公名号。二、商王。显然，通过“王”与人的联系要求我们间接地去把握字形与自身语素意义之间的联系。





“大”字，周原甲骨文作“ ”(h11:15)，辞例：“大出于……”(H11:9)《说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王筠释例：“此谓天地之大，无由象之以作字，故象人之形以作大字，非谓大字即是人也。”由此，我们可以体察到先民以成年人的正面形象表示“大”这个词的意义。

“卜”字，周原甲骨文作“ ”(h11:38)，辞例：“王卜”(H:11:38)。《说文》：“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从横也。 ，古文卜。”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象卜之兆。卜兆皆先有直而后出歧理，歧理多斜出，或向上，或向下。”显然卜取象占卜过程中龟甲兽骨上面经过钻凿、烧灼之后所显现出来的卜兆，以卜兆之象表示“占卜”这一行为。

3.1.4 会意表词

会意表词方式的字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素（包括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构成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素之间都保持着各自的义类，都处于直接显示词义的上位层次，而整字则是通过会合上位层次并列着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保持各自义类的字素组成会意字来表示一个新的语素意义。

“武”字，辞例：……癸巳 文武帝。 (H11:82)。《说文》：“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戡兵。故止戈为武。”于省吾《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通过这段话，我们明白“武”字是由上位层次“戈”、“止”两个稳性字素会“征伐”之意。

“休”字，殷墟甲骨文作“ ”(一期合集八一五五)，周原甲骨文作“ ”(fQ2)，与殷墟甲骨文同。辞例：“ 于休……”(FQ2)。《说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 ，休或从广。”按：甲骨文象人在树旁休息。显然，“休”字是通过上位层次“人”、“木”两个稳性字素会“歇息”之意。

3.1.5 意音表词

从周原甲骨文字的结构方面观察，意音表词方式的字大都由一个意素和一个音素构成（也有个

别意音字上位层次并列着两个义素)。在同一个周原甲骨文文字中,两个字素交融,共同担负着该字的整体意义和整体表音的职能。人们一般认为,意素大体上反映了该字本义所属的类别或范围,音素则大体上反映了该字在造字时代的读音,也有相当一部分意音字的音素还从不同的角度具有表意的功能。

意音表词是周原甲骨文复素字中能产性最高的表词方式,采用这种表词方式的周原甲骨文在数量上占据了大多数。因为意音表词方式在所有的表词方式中是一种最为理想的表词方式:既同其他表词方式的字有着明显的区别性,又能在会意的基础上兼表字的读音,将汉字的优点集于一身。

周原甲骨文中的意音表词方式的字是由多种造字法创造出来的,有通过加素所造的字,有通过合素所造的字,也有通过更素所造的字等。

“帛”字,辞例:“王唯田至于帛衣王田。”(H11:3)。《说文》:“帛,缁也。从巾,白声。”按:帛为白缁。周原甲骨文为两个稳性字素组构的意音字。

“𠂔” (h11:5)字,辞例:“𠂔 曰 𠂔 𠂔 克事。”(H11:6)。《说文》:𠂔,卜问也。从卜,召声。周原甲骨文为一个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组构的意音字。

总之表词方式同造字方法相对应,从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采用象形表词方式和形意表词方式的字,大多都是由独素造字法创造出来的,采用指事表词方式的字是由缀加造字法创造出来的,采用会意表词方式和意音表词方式的字是由合素造字法、加素造字法、更素造字法或省素造字法创造出来的。掌握周原甲骨文字的表词方式,对分析字形和理解字音字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汉字的表词方式一直是人们研究汉字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周原甲骨文字的表词方式同先民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古代的历史文化内涵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深入地分析周原甲骨文字的表词方式,对了解先民的文化观念、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历史文化内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2 有关周原甲骨文字表词方式字量的统计


周原甲骨文中可供表词方式分析的字总数为 121 个。各类表词方式拥有周原甲骨文数量的多寡依次是:意音表词字数为 45 字,会意表词字数为 38 字,象形表词字数为 23 字,指事表词字数为 8 字,形意表词字数为 7 字。事实上,汉字表词方式中最具能产性的是意音(形声)表词方式。这一点在周原甲骨文表词方式字量的统计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 周原甲骨文字的结构类型




4.1 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问题

通常情况下，汉字合体字是稳性字素与稳性字素、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活性字素与活性字素在上位层面上组合而成。而我们所说的结构类型即是对汉字合体字上位层面在整字方块空间表现为不同的组合关系的归类。

我们所说的结构类型即是对汉字合体字上位层面的稳性字素或活性字素在整字方块空间表现为不同的组合关系的归类。

关于目前汉字结构类型的划分状况，人们所持的宏观标准大致相同即根据字形结构成分的方位关系进行类型划归，并且用图形表示出来。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所遵循的微观标准多种多样，所以造成的分类结果差异也是很大的。且不管名称上的差异，仅仅从分类数量上来看，有几类、十几类、几十类甚至上百类的不同。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整字结构成分的制定，要不要考虑结构的理据层次。同一个汉字，着眼于结构层次所进行的逐层拆分和不着眼于结构层次所进行的平面拆分，由此所归属的结构类型也是有区别的。例如“𧠎”字，周原甲骨文作  (h11:19)，在进行结构类型的划分时，如果按结构层次进行逐层拆分，以显示语素意义的上位层面的字素为结构成分的基本单位而进行结构类型的划分，那么“𧠎”字只是由一个稳性字素和一个活性字素组成。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层次拆分过程用树形图表示：



图中的  表示该成分已经是独体成分不能够再作下位拆分， 表示左右结构。周原甲骨文整字属于哪一种结构类型，我们主要根据直接显示语素意义的结构成分之间的方位关系来确定的。我们以整字的理据性进行逐层拆分为微观标准，按照周原甲骨文“𧠎”处于上位层次的稳性字素“𧠎”和活性字素“莫”的方位关系，整字划归左右结构。但是，如果不考虑整字的结构层次，单就整字的静态结构成分进行平面的拆分，那么整字的结构类型用图形则表示为 ，构字平面共有四个结构成分。这就和遵照构形理据进行划归的左右结构不同了。由于汉字的静态平面结构成分的分布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所以不考虑层次的汉字静态平面拆分往往造成结构类型数量的剧增，而且这种看似细致的分类却违背了汉字的构形理据。虽然如此，当我们从汉字应用的角度来看，汉字静态平面拆分对目前计算机处理汉字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然而，遵照汉字上位结构层次字素与字素直接显示语素音义的方位关系进行结构类型的分类，对汉字理论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牵涉到对汉字性质特点的认识，同时关系到对汉字的科学认知。

周原甲骨文字是块体文字，是由造字的结构要素——字素构成的，凡由两个以上的字素构成的

周原甲骨文字，其字素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结构关系。稳性字素与稳性字素的组合，或者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活性字素与活性字素所构成的周原甲骨文字，都具有表层的结构关系，即复素字中最大的一重结构关系。周原甲骨文字的表层结构关系同所代表的词所概括的意义往往是一致的，并以表层结构的关系意义充分显示其表意性。而这一表层结构关系又是在一个个块体上加以分布的，这就为结构类型的划分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我们这里是以动态的字素理论为指导，以揭示字形结构同所表示的语素音义之间的关系为立足点，因而自始至终都遵循着结构层次的理据性拆分。

4.2 周原甲骨文结构类型排比


在进行周原甲骨文字结构类型的划分过程中，我们首先对本文论述的所有可辨认周原甲骨文（有 14 个周原甲骨文字，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因此这 14 个周原甲骨文字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合体字作了穷尽性的结构类型分析。除去 70 个周原甲骨文独体字外，还有一些字迹模糊不清及个别结构成分功能不明使得结构类型尚无法确定的周原甲骨文外，我们根据结构类型对 146 个周原甲骨文合体字进行划归。本文是按照整字上位层次字素数量的不同分别将周原甲骨文归纳合并为两上位和个别三上位、四上位者，根据动态字素之间的方位关系划分结构类型。我们将周原甲骨文合体字的结构类型分为 8 种 18 类。


两上位字素组构的周原甲骨文结构类型可分为并列式、插入式、犄角式、包夹式、嵌套式五种。

4.2.1 并列式


4.2.1.1  左右结构。这是周原甲骨文的主要结构类型，两个字素左右分置。各自所占的大小比例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只是大致的均衡，往往构形繁复的字素与构形简括的字素受内部组织平衡规律的影响，它们在组合整字时，相互揖让有致。我们统计左右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43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29.45%。举例如下：

 (h11:42)  (h11:1)  (h11:4)  (h11:55)


4.2.1.2  上下结构。上下结构是两个字素上下叠置，这种结构类型在周原甲骨文中数量最多，因而也是周原甲骨文的主要结构类型，两个字素上下叠置。上下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48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32.88%。例如：


 (h11:3)  (h11:82)  (h11:42)  (h11:189)

4.2.2 插入式


4.2.2.1  竖插结构。所谓竖插结构是指一个字素竖着放置于另一个字素之中，而这个被左右分置的字素大多数是活性字素。竖插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有 3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2.05%。例如：

 (h11:153)  (h11:94)

4.2.2.2  横插结构。所谓横插结构是指一个字素横着放置于另一个字素之中。横插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1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0.68%。例如：

 (h11:82)

4.2.3 犄角式


4.2.3.1  上右包围结构。所谓上右包围结构是指上右角的字素呈半包围之势，它和隅于一角的另一个字素斜线相对。上右包围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2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1.37%。例如：



(h11:97)



(h11:92)


4.2.3.2  上左包围结构。所谓上左包围结构是指上左角的字素呈半包围之势，它和隅于一角的另一字素斜线相对。上包围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3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2.05%。例如：



(h11:36)



(h11:17)

4.2.3.3  下左包围结构。所谓下左包围结构是指下左角的字素呈半包围之势，它和隅于一角的另一个字素斜线相对。下左包围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8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5.48%。例如：




(h11:59)



(h11:20)

提到周原甲骨文中下左包围结构类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下右包围结构类型。然而在所统计的周原甲骨文合体字中，此种结构类型较为罕见或者说不存在。

4.2.4 包夹式

4.2.4.1  上三包围结构。所谓上三包围结构是指位于整字上方的字素把下方字素的三面都包夹起来。上三包围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8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5.48%。例如：



(h11:174)




(h11:1)



(fQ2)




(h11:99)

4.2.4.2  下三包围结构。所谓下三包围结构是指位于整字下方的字素把上方字素的三面都包夹起来。下三包围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1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0.68%。例如：



(h11:9)


4.2.4.3  右三包围结构。所谓右三包围结构是指位于整字左方的字素处于右方字素的三面包夹之中。右三包围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1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0.68%。例如：



(fQ1)


提到周原甲骨文中右三包围结构类型，人们自然会联想左三包围结构类型。然而在本文所统计的周原甲骨文合体字中，此种结构类型较为罕见或者说不存在。

4.2.5 嵌套式

4.2.5.1  全包围结构。所谓全包围结构是指一个字素把另一个字素的四面都包裹起来。全包围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1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0.68%。例如：



(h11:1)

4.2.5.2  穿合结构。所谓穿合结构是指组构整字的两个字素相互交错穿插。穿合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7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4.79%。例如：




(h11:57+155+163)



(h11:57)

4.2.6 三并列式

4.2.6.1  竖三结构。所谓竖三结构是指在周原甲骨文整字中有三个字素（包括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呈上中下叠置，而这三个字素又处于整字的上位层次。竖三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3 字，




占统计合体字的 2.05%。例如：


(h11:75)


(h11:13)


提到周原甲骨文中竖三结构类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横三结构类型，然而在本文所统计的周原甲骨文合体字中，此种结构类型较为罕见或者说不存在。


4.2.7 二伴一式


4.2.7.1  上一下二结构。所谓上一下二结构是指组构整字的三个字素都处于上位层次，并且它们呈上一下二式叠置。上一下二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1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0.68%。例如：


 (h11:136)


4.2.7.2  上二下一结构。所谓上二下一结构是指组构整字的三个字素都处于上位层次，并且这三个字素呈上二下一式叠置。上二下一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9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6.16%。例如：


 (h11:14)


 (h11:6)


 (h11:6)


4.2.7.3  左一右二结构。所谓左一右二结构是指组构整字的三个字素都处于上位层次，并且这三个字素呈左一右二式分置。左一右二的周原甲骨文共 2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1.37%。例如：

 (h11:27)


 (h11:83)


4.2.7.4  左二右一结构。所谓左二右一结构是指组构整字的三个字素都处于上位层次，并且这三个字素呈左二右一式分置。左二右一结构的周原甲骨文共 3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2.05%。例如：


 (h11:82)

 (h11:232)

4.2.8 四并列式

4.2.8.1  四并列式。在我们的统计中，还有四上位的周原甲骨文特殊结构类型。此种结构类型的周原甲骨文共 2 字，占统计合体字的 1.37%。比如：

 (h11:14)

 (h11:83)

周原甲骨文字 8 组 18 种类型反映了古代人民相反相成、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对称平衡的审美心理等。

汉字以它特有的立体为周原甲骨文字复素字多样性结构的结构布局提供现实可能性。从殷墟甲骨文字、周原甲骨文字时代至近现代，基本保持了甲骨文字复素字结构类型的基本格局，只是随着时代的推移，部分结构类型之间所统辖的文字互有消长而已。因此，从原则上讲，周原甲骨文字中复素字的结构类型同样适用于后世不同时期的汉字归类。

4.3 周原甲骨文结构类型的量化统计

经统计，我们对合体字据以结构类型划归的周原甲骨文字共 146 字，我们将周原甲骨文合体字的结构类型分为 8 种 18 类。其中，各种结构类型拥有周原甲骨文数量的多少依次为：并列式中的上下结构占统计合体字的 32.88%，并列式中的左右结构占统计合体字的 29.45% 等。本部分试图通过结构类型数量的统计来说明字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结构成分不仅具有古今相承的嬗变关系，而且它们的结构类型也是大体上相对应的。

5 · 总结

周原出土的带文字甲骨虽然不到三百片，但是周原甲骨的出土与研究使我们可以从微观上考察周商易代之际汉字形体的特点、演变等，而且周原甲骨文也将为我们研究周史、周人与商人关系以及周人与周围部族、方国的关系，提供了可靠而珍贵的资料。总之，周原甲骨文具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价值，特别是周文王时期所发现的甲骨，成了周人很早就由野蛮氏族制时代进入阶级历史文明时代的标志。无论从周原甲骨文形体特点方面来看，还是从周原甲骨文文体方面来看，它都比殷商甲骨文更加成熟，这正说明了周文化不低于殷文化水平。

本文对于周原甲骨文字的研究，是以字素理论为基础、并以字素为切入点，来驾驭整个材料的。我们是从对周原甲骨文中的传承字和新出字进行全面清理入手的，进而考论了《说文》对传承字和新出字的著录等。在对本文的论述过程中，我们尤其注重量化方法在文字学这门传统学科中的运用，诸如周原甲骨文字的结构类型和新出字的造字法等等，我们都尽可能地在相应的章节中作了量化说明。

当我们从字素的角度进行考查，或者是以字素为切入点从周原甲骨文字的表词功能方面加以考察时，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周原甲骨文字属于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周原甲骨文中采用象形表词方式创制的字都出现在独素字中，而这些象形独素字通常是以人或事物之形来表示人或事物之名的；采用指示表词方式创制的独素字往往是在具体事物形象描摹的基础上，增加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符号，而这些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符号在表词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字的形体特点对字的意义的导向性决定着周原甲骨文字体系上的表意性。其二、以字素为切入点、从字素的角度进行考查，我们认识到周原甲骨文字与语素（或词）相互对应，从而体现了语素文字的性质。具体而言，在周原甲骨文中会意表词方式是通过会合上位层次并列着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保持各自意类的字素组成会意字来表示一个新的语素意义，而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素之间都保持着各自的义类，都处于直接显示词义的上位层次；形意表词方式的字既具有象形的一部分特点又具备会意的一部分特点，但是又同象形、会意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类字的突出特点是要求人们凭借一个独立的形象去领会一种新的关系意义等等。

以字素为切入点，从对周原甲骨文字形体方面分析比较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周原甲骨文字属于块体文字，作为立体形的块体文字，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象形表意性等，因此周原甲骨文字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诸如：先民的文化观念、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等。以字素理论为基础，从文字的结构方面分析比较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认识：首先、周原甲骨文字的基本构成成分是形与音义相统一的字素，因此字素的形体对字素的意义都具有导向性，从而沟通着形与义之间的关系。至于字音和字素音，一般地说，都是词或语素转嫁的。一部分单纯用来表音的声素，它本来的读音也是转嫁过来的；其次、通过对周原甲骨文字结构类型的划分、排比与描述，我们认识到周原甲骨文字素的组合序列是多向纷呈，丰富多彩的；最后、周原甲骨文复素字内部的结构关

系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多边维的关系。由于周原甲骨文字及其字素具有上述直接显示字义和字素义的导向性，因此反映到周原甲骨文字的造字方法和周原甲骨文字的表词方式等方面，就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即表意性。周原甲骨文字造字法有五种，即独素造字、合素造字、加素造字、更素造字和省素造字，这五种造字法所创制的周原甲骨文字，都保持着字的形体特点对字的意义的导向性。这就从周原甲骨文字的总体上决定了它的表意性，这是字素的角度、从造字的方面观察的结果。如果从已造字如何表词（或语素）的方面加以观察，我们又可以从字的总体上归纳出五种表词方式（这五种表词方式也是以字素理论为基础的），即象形表词方式、指事表词方式、形意表词方式、会意表词方式和意音表词方式。它们的共同点又都是以显示字的意义为指导。这又证明了周原甲骨文字体系上的表意性。

总之，当我们以字素理论为基础、以字素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角度对周原甲骨文字进行分析、描写时，我们认识到周原甲骨文是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换句话说，表意性笼罩着全体周原甲骨文字，进而也可以说表意性笼罩着全体汉字。事实上，汉字历史源远流长，尽管汉字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作为块体文字、它的表意性特点始终没有弱化，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正在使用的简化字，也是由于社会发展从而促使汉字系统内部优化组合的产物，它的表意性特点依然显现出其它拼音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著作类：

1.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影印，1963 年版。
2. 袁仲一《周原甲骨文的断代》油印本，1980 年。
3.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
4.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下编一《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5.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 年。
6.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下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7.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 年。
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
9.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 年。
10. 李 圃：《甲骨文文字学》. 学林出版社，1995 年版。
11.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出版，1996 年。
12.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 年。
13. 崔恒升《简明甲骨文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4. 许慎(汉)撰 段玉裁(清)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5. 郝 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6. 班吉庆：《汉字学纲要》.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17.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
18.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影印，2003 年。
19. 宗福邦 萧海波 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 年。
20. 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1.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2004 年。

文章类：

·历史文化方面：

1. 徐锡台《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 年。
2. 徐锡台 楼宇栋《西周卦画探源——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画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80 年 12 月。
3. 徐锡台 楼宇栋《西周卦画探源——周原卜甲上卦画初探》载《中国哲学》第三辑，1980 年。
4. 范毓周《试论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载《史学月刊》1981 年 1 期。
5. 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 年。
6. 高明《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载《考古与文物》1984 年 5 期。
7. 林向《周原卜辞中的“蜀”——兼论“早期蜀文化”与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之二》载《考古与文物》1985 年 6 期。
8. 唐嘉弘《也谈周王与楚君的关系——读周原甲骨“楚子来告”札记》载《文物》1985 年 7 期。
9. 杨升南《周原甲骨族属考辨》载《殷都学刊》1987 年 4 期。
10. 徐锡台《周原甲骨族属及时代的探讨》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 年。
11. 李学勤《周文王时期的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载《人文杂志》1988 年 2 期。
12. 王宇信《试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载《中国史研究》1988 年 1 期。

13. 葛志毅《周原甲骨与古代祭礼考辨》载《史学集刊》1989年4期。
14. 罗西章《扶风县文物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5月。
15. 田昌五《周原出土甲骨文中反映的商周关系》载《考古学研究》, 三秦出版社, 1994年。
16. 王晖《周原甲骨属性与商周之际祭礼的变化》载《历史研究》1998年3期。
17. 王宇信《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史学月刊, 1999年。
18. 王晖《从齐礼、夷礼与周礼之别看周原甲骨属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
19. 朱金发《武王何时举行祭祀——就周原卜辞与武王灭商关系与陈全方先生商榷》殷都学刊, 2002年。


语言文字等方面:

20. 《我省周原地区发现一万多片西周时期甲骨》载《陕西日报》1977年10月17日。
21. 新华社《陕西周原地区发现一万多片西周早期甲骨》载《光明日报》1977年10月17日。
22. 新华社《陕西周原地区发现西周早期甲骨》载《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9日。
23. 《陕西出土一万余片周初甲骨》载《文物特刊》43期, 1978年3月15日。
24.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
25. 《周初甲骨文的发现》载《人民画报》1979年8期。
26.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 中华书局, 1979年。
27. 陈全方《陕西周原考古的新收获》载《光明日报》1979年7月25日。
28. 罗哲文《周初甲骨文的发现》载《人民画报》1979年8期。
29. 徐锡台《周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30. 王宇信《周代的甲骨》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3期。
31. 严一萍《周原甲骨》载《中国文字》新一号, 艺文印书馆, 1980年。
32. 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 1980年, 中华书局。
33. 《扶风县发现西周甲骨文》载《文汇报》1980年9月7日。
34. 顾铁符《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35.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9期。
36. 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载《文物》1981年9期。
37. 徐锡台《周原卜辞十篇选释及断代》载《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中华书局, 1981年。
38. 王玉哲《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试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39.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
40. 徐锡台《周原出土卜辞选释》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
41.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1982年。
42. 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1982年。
43. 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概论》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1982年。
44. 王宇信《西周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载《史学月刊》1983年1期。
45. 陈全方《周原甲骨所见国名补释》载《古文字论文集》一(《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
46. 萧良琼《周原卜辞和殷墟卜辞之异同初探》载《甲骨文与殷商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47. 徐锡台《周原卜辞试释》载《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1982年。

48. 王光镐《甲文“楚”字辨——兼论正足不同源》载《江汉考古》1984年2期。
49. 周苏平《周原甲骨文》载《历史知识》1984年5期。
50. 刘荣庆《周原甲骨文》载《人文杂志》1984年5期。
51. 刘亮《我国最早的微型刻字——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载《书法》1984年4期。
52. 陈全方《周原新出土卜甲研究》载《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1984年。
53. 徐锡台《周原齐家村出土西周卜辞浅释》载《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1984年。
54. 《陕西发现大批周朝甲骨文》载《新华文摘》1984年12期。
55. 曲儒《周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微型刻字》载《陕西地方志通讯》1985年1期。
56. 徐锡台《周原出土卜辞选释》载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 1985年。
57. 王宇信《周原甲骨的发现、研究及其学术价值》载《文史知识》1986年5期。
58. 连劭名《读周原出土的甲骨刻辞》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 中华书局, 1986年。
59. 李学勤《续论西周甲骨》载《人文杂志》1986年1期。
60. 孙斌来《对两篇周原卜辞的试读》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
61. 刘楚堂《陕西扶风齐家村牛骨刻辞西周谚语新释》载《殷都学刊》1986年3期。
62.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载《文物》1987年2期。
63. 王宇信《西周甲骨论述》载《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 1986年。
64. 仵君魁《周原甲骨来源辨》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 三秦出版社, 1987年。
65. 王宇信《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研究》载《人文杂志》1988年3期。
66. 王宇信《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载《史学月刊》1988年1期。
67. 徐锡台《周原十篇重要卜辞考释》载《中国语文研究》第八期。
68. 庞怀靖《周原甲骨文》载《文博》1993年6期。
69. 董琨《周原甲骨文与汉字形体发展》古汉语研究, 1994年。
70. 王宇信《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的行款走向》载《华夏考古》1995年2期。
71. 谭步云《读王宇信先生 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 等文后的思考》载《考古与文物》1996年3期。
72. 王晖《周原甲骨属性与商周之际祭礼的变化》载《历史研究》1998年3期。
73. 李学勤《周文王时期卜甲》载《缀古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74. 王宇信《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史学月刊, 1999年。
75. 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 2003年。

附录一 周原甲骨文字形分类参照表

凡例

- (一) 本表所收周原甲骨文字形为出土器物(石、陶、蚌、骨、甲等)上的契刻周原甲骨文字 221 字,主要依据曹玮的《周原甲骨文》(本文统计的 217 个周原甲骨文源于此书)。并参考了徐锡台的《周原甲骨文综述》(本文统计的 4 个周原甲骨文源于此书)。
- (二) 单字依楷字笔画简繁顺序编次。
- (三) 字表所列的周原甲骨文字形为我们选出的正体,字下均列其出处。字表所列“同构参照”、“初文参照”皆为历时比照所得,字下均列其出处。字形为作者仿写。
- (四) 附录二的检字表供查检。
- (五) 起初,主要依据曹玮的《周原甲骨文》,统计了 217 个周原甲骨文,并有序地归并整理成《周原甲骨文字形分类参照表》;后来,又参考了徐锡台的《周原甲骨文综述》,又统计出 4 个周原甲骨文,即:更、翌、身、 分别列于字表的末页。

周原甲骨文		同构参照		楷书	新增字	楷书	周原甲骨文	初文参照	楷书
一 H11:28	7 H11:1	二 H11:25	乙 H11:27	一	乙				
二 H11:15	三 H11:59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二	三				
十 H11:7	十 H11:31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七	十				
八 H11:7	八 H11:55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八	八				
九 H11:59	九 H11:19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九	九				
一 H11:55	一 H11:53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十	十				
又 H11:1	又 H11:1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又	又				
子 H11:11	子 H11:55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子	子				
匕 H11:15	匕 H11:15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匕	匕				
人 H11:5	人 H11:5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人	人				
卜 H11:28	卜 H11:28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卜	卜				
入 H11:19	入 H11:19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入	入				
				ナ	ナ				
一 H11:153	一 H11:153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丁	丁				
三 H11:2	三 H11: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	三				
五 H11:25	五 H11:25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五	五				
巳 H11:1	巳 H11:1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三期 一期 合衆の成 合-02	巳	巳				

传承字		新出字	
周原甲骨文	同构参照	新地字	新构字
于 H11:2 H11:3	干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于	
大 H11:9 H11:12	大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大	
匕 H11:10 H11:28	匕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匕	
己 H11:13 H11:13	己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己	
十 H11:33	十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十	
𠂔 F04	𠂔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𠂔	
二 H11:30	二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二	
山 H11:30	山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山	
工 H11:102 H11:102	工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工	
尸 H11:102 H11:102	尸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尸	
𠂔 H11:104	𠂔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𠂔	
女 H11:31	女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女	
六 H11:31	六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六	
今 H11:15	今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今	
见 H11:102	见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见	
日 H11:102	日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日	
𠂔 H11:104	𠂔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𠂔	
文 H11:32	文 一期 H11:20 二期 H11:20	文	

周原甲骨文		同构参照	楷书	新出字	楷书
三 HI:140 三 HI:170	𠂔 HI:1 𠂔 HI:75	三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四		
𠂔 HI:1	𠂔 HI:1	𠂔 二期 HI:100 三期 HI:100	母		
𠂔 HI:1	𠂔 HI:1	𠂔 三期 HI:100	血		
𠂔 HI:1	𠂔 HI:1	𠂔 三期 HI:100	由		
𠂔 HI:1	𠂔 HI:1	𠂔 三期 HI:100	正		
𠂔 HI:2	𠂔 HI:2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自		
𠂔 HI:3	𠂔 HI:3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田		
𠂔 HI:4	𠂔 HI:4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舟		
𠂔 HI:154	𠂔 HI:154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手		
𠂔 HI:17	𠂔 HI:17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𠂔		
𠂔 HI:18	𠂔 HI:18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出		
𠂔 HI:24	𠂔 HI:24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年		
𠂔 HI:16	𠂔 HI:16	𠂔 三期 HI:100 二期 HI:100	用		
𠂔 HI:125	𠂔 HI:125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百		
𠂔 HI:158+160	𠂔 HI:158+160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𠂔		
𠂔 HI:14	𠂔 HI:14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弗		
𠂔 HI:20	𠂔 HI:20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永		
𠂔 HI:20	𠂔 HI:20	𠂔 一期 HI:100 二期 HI:100	冬		

传承字		新出字	
周原甲骨文	同构参照	新增字	楷书
𠂔 M11-6	𠂔 一期 M11-2-3	𠂔 M11-20	𠂔 M11-23
		𠂔 M11-35	𠂔 M11-12甲
		𠂔 M11-155	𠂔 一期 M11-5-3
		𠂔 M11-156	𠂔
		𠂔 M11-181	𠂔
𠂔 M11-7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𠂔 M11-48 M11-65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𠂔 M11-1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𠂔 M11-132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𠂔 M11-48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𠂔 M11-2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𠂔 M11-49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𠂔 M11-36	𠂔 一期 M11-2-1	𠂔 M11-20	𠂔

致 谢

本文是在导师郝茂的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构思到撰写、修改，郝茂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恩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在此，尤其感谢董印其教授、饶尚宽教授、许征教授等所有为我们开设研究生课程的老师。为了我们的学术成长，诸位老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教诲将使我们受益终生！

上研究生期间，各位同窗给了我诸多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